

作者	牙醫系 黃文俐
書名	如果這世界貓消失了
<p>如果我消失了，會有人為我哭泣嗎？還是這個世界會如常地迎接明日的陽光？當大雨傾盆而下，街上的景物被清洗，轉瞬間，原本紛雜的色彩歸於白朦一片，似乎在這個時間裡，思緒會特別清晰，情緒被豆大的雨滴放大，順著雨落的方向流去，感情記憶盤旋，理智沉澱，洗刷過的大腦像是剛保養完畢的機械，齒輪快速運轉，畫出或大或小的圓，也許是渴求一場團圓，也許是渴望一個圓滿，也許是祈禱那一角角的缺陷能被補填，又或者，只是想畫下一個句點。</p> <p>生命是什麼？有人說生命是一場偉大的逐夢之旅，一場冒險，又曰是日復一日，庸庸碌碌。在「如果這世界貓消失了」的電影中，主角原本平凡而單一的生活，被增生的腦細胞投下名之為癌的重磅彈，於是開始在生與死的邊界掙扎徘徊，想活下去，好好的活下去，應是許多人在得知自己將死之時，心頭浮起的第一個想法——生命重於一切，不擇手段地活下去，於是這世界的電話消失了，電影消失了，時間消失了，一件件看似平凡平常而輕於生命的生活品消失了，如同在海上漂泊的孤舟，為了保持心的跳動，將船上一件件的重量往海裡扔，只為確保浮著——活著，然而，如此沉浮於人世間，就算活著？</p> <p>生命是什麼？生命是捨棄愛情，典當友情，犧牲親情所得，我們以重量換取重量，期待延長，又希望漂浮，續命其實是我們每天勞心勞力的最終目的，活著，活著，想著，成了執念，自我被無限放大，他物被無盡縮小，犧牲成了理所當然，最終，我，獨自活著。然而，獨自活著，就算活著？活到行屍走肉，活到生不如死，活到世界消失，活到只剩下自己，那麼即使活著也是死了。</p> <p>在影片中，主角把自己的生命和其他選項放在同一個天平上，搖搖擺擺地晃著，第一次傾向了自己的生命，第二次的生命，第三次的生命，而愈是重的愈要傾倒，就在將要徹底翻覆之際，一聲輕響的「喵」讓一切的失衡回歸原狀，看到此處，我不禁自問，到底何為重物？何為輕物？我們所認定的重就真的是重，輕就真的是輕嗎？所以說生命是一場冒險，一場下注，一場輕重之間的對局，一場思想之間的較量，身為賭徒的我們將時間的籌碼壓在何方？在一次次的對弈中，我們耗掉無懼的青春，冷卻滿腔的熱血，磨掉憤世的稜角，世界的無情教會我們低頭，我們趨於保守，保命成了最安全的手牌，我們再也不會為了什麼而冒險，也許我們毫無知覺，如此渾渾噩噩，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在此之中其實也沒有任何的對與錯，畢竟抉擇從來都是一道難解的生命課題，有所求得必定有所犧牲，要怎麼過一生，其實也只是對自己負責。</p> <p>終將，我們面臨籌碼耗盡的窘境，也許我們隨風逝去，也許我們突然警醒，哪些是未完的待續，哪些是未做的缺憾，哪些是尚未表達的情感；對主角來說，是愛情，是友情，是親情，是回憶，是人與人間的牽絆，所以當這一切消失之際，也就是他生命結束之時，然而，當他倏然醒悟，跳脫原本無知無覺的生活時，他才是真正的活著，所以，電影中的彼之消亡，吾之續命，除了凸顯了輕與重之間的關聯，也暗示了活著的定義——輕重相依，唇亡齒寒；悲喜交織，生活體驗。要思考，要選擇，然後擇其所愛，愛其所擇，因為最輕的同時也是最重的，因為在生命賭場中，太多的無知，太多的不測，太少的篤定，太</p>	

少的踏實，所以我們在局中揮灑汗水，或許不是為了賺取更多的籌碼，只是希望在籌碼耗盡之時，能盼到無悔二字。

生命是什麼？與其說生命是一場冒險，一場賭注，不如說生命是一個圓，一個有大有小的同心圓。我們投下籌碼，投下時間，只是為了尋找遺落的缺角，修葺補填那一角角的破口，為求團圓，為求圓滿，為了在畫下句點前，寫的是無悔二字，所以即便整場電影看似都是主角一人的選擇下注，但那一圈又一圈的圓卻似漣漪般地外散，一圈的愛情，一圈的友情，一圈的親情，最終圓滿了主角的生命。時間依舊在流逝，但至少我們懂得什麼是活著，什麼是輕，什麼是重，什麼是在這世上最無法割捨的存在。

如果貓消失了，這世界會改變嗎？如果我消失了，會有人為我哭泣嗎？還是這個世界會如常地迎接明日的陽光？現在我明白，我們的消失不會改變世界，日月東升西落依舊，時間也會繼續前行，但是由我們所擴展出去的每一個圓，會在這世上和其他的圓交會，產生共鳴，一點一滴的，水滴會緩緩凝聚，為我們送行，為我們畫下最後的小圓點，再盪漾出去。在大雨沖洗下的世界，視野更加清晰，而由雨落所滴出的圈圈漣漪，彼此交錯又四散，繪出一幅美麗的幾何圖。

